



革命回忆录

在紅色搖籃里成長

共青团吉林省委宣傳部編

在紅色搖籃裏成長

共青团吉林省委宣傳部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設在吉林省長春市) 吉林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吉出字第11號

長春新生印刷廠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8 字數：56,000 印數：1—20,000 册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91·314

定價(5)：0.15元

編者的話

紀念“五卅”運動四十周年前後，在我省工作的革命老前輩和老共青團員寫了很多革命鬥爭回憶錄。在這本書里，我們匯集了十四篇。

這些文章曾在我們省報刊上先後發表過，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我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對我們在和平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將有很大的教益。

我們建議全省工礦、企業、農村、機關團的組織應將這本書作為向青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教材之一，廣泛地組織青年閱讀。

共青團吉林省委

宣 傳 部

目 次

“五四”运动时期吉林人民的

- 革命斗争.....常 城 孙繼武 (1)
在“五四”运动前后我所看到的.....霍玉厚 (6)

- 一个紅軍班.....蔡炳臣 (11)
在紅色搖籃里成長.....刘权賢 (21)
火綫宣傳队.....朱士煥 (27)
老共青团員是怎样战斗的.....陈 彪 (33)
活捉哨兵渡贛江.....韋功浩 (38)
老共青团員的故事.....何济林 (43)
一支少年先鋒队.....汪瑞先 (57)

老兵新战士

-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青年連队...汪瑞先 (61)
激荡的青年时代.....傅学阶 (66)
紅土岩战斗.....王傳圣 (75)
小八路.....李志忠 (78)

- 三下江南.....江拥輝 (80)

“五四”运动时期 吉林人民的革命斗争

常 城 孙鑑武

“五四”运动前几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卖国残民统治，使中国人民陷于黑暗苦难深渊，这种局面，在东北三省表现的更为明显。

“五四”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为猖狂，而东北地区又是它侵略的一个重点。191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袁世凯签订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重要部分是对我东北主权的侵害。此外，如1917年——1918年，日本侵略者对段祺瑞卖国政府所进行的“西原大借款”，1917年10月和1918年8月日本和段祺瑞先后签定了“吉长铁路借款”、“吉黑林矿借款”，以及1918年5月签定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等，从而，使我国东北，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帝国主义者任意掠夺我国资源、任意惨杀中国人民。瞿秋白同志当年赴苏路过东北时，他写道：“我们从奉天到哈尔滨，沿路触目惊心，都是日本人侵略政策的痕迹”。

当年东北军阀的统治，异常残暴而腐朽。日本走狗、

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东北三省巡閱使的头銜統治着东北；积极贊助清朝复辟的封建頑固分子——孟恩远，是吉林的督軍。人民在这些軍閥的統治下，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生活非常痛苦。当年吉林人民控告孟恩远說：“自孟督專制以来，濫招兵队，增发紙幣，剝夺民財，侵公肥己，以致市面蕭条，商情痛苦。”

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況下，吉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五四”前后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入吉林以后，对吉林省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巨大影响。

吉林人民的“排日”运动很为激烈，有的学生在召开反日大会时，断指血書“竭力救国”的标語，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在抵制日貨的运动中，吉林学生紛紛組織起来，游行示威，宣傳講演。有些学生到火車站檢查日貨，发现日貨即加焚毀。为了抵制日貨，支持国貨，学生们不戴洋草帽，不用洋磁盆等日本商品。为了支持反日爱国运动，学生们还組織了“救国儲金会”，节衣縮食支援爱国斗争。

“五四”以前，除反对二十一条的排日运动以外，吉林青年和人民，对反动政府每次的丧权辱国的活动，都不断地进行斗争。如1918年，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訂立“吉黑林矿借款”时，吉林人民首先起来进行反对。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民团体紛紛集会反抗，并派人到奉、黑兩省聯絡起事。

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日趋严重的压迫和侵略，由于中国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長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

“五四”革命运动的火焰迅速的波及到了东北三省。

吉林与全东北的青年学生，在过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不顾东北军阀的严密统治，迅速掀起了反日反卖国政府的斗争。

吉林地区的爱国运动，在东北三省中很活跃。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都开展了反抗斗争。吉林各界人民（以学生为中心），对日寇的侵占和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极为激愤”，“呼号奔走，万口同声”（引自当年“吉林督军公署布告”）。5月9、10两日，吉林各界人民连开“公民演说大会”，并定于11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时在省立公众运动场开会，各团体均印有传单通知各界人士。群众革命斗争的气势，使吉林反动统治者仓惶万状。深怕得罪帝国主义“牵动外交”的“孟督军”、“郭省长”，一方面公开“劝阻”，一方面派警察镇压。宪兵警察把守了会场，搜巡市街，但吉林人民并未停止反抗斗争。11日11时，工农商学各界手持小旗陆续到场。大会虽因军警阻拦未能开成，但群众却分别的进行了游行示威，对反动当局骂不绝声。此后，吉林人民的反抗活动继续发展。5月12日吉林省学生团成立了，进一步领导学生进行斗争，秘密集会印发传单；并联络省内各地学校进行起事。当时反动政府看到学生时有暗潮起伏，大有“偶触即燃”之势，用提前放假的阴谋瓦解学生斗争。

长春的学生运动也很激烈，5月27日，素有革命传统的二师、二中两校学生，号召了“成立救国大会”。会后皆身穿白衣手执白旗游行示威，高呼挽救危亡。并到处演

說，沿街散发广告，情緒甚为激昂。長春反动当局，采取高压手段压迫学生，但学生并未屈服，6月6日，第二师范的学生，全体罢課，繼續反抗。吉林甲种商业学校等学生也积极准备开会，实行排日、抵貨，但因反动当局的鎮压，沒有公开举行。

“五四”运动以后，吉林人民的革命运动，繼續发展，不断进行反日斗争。如“五四”当年下半年，吉林学生又兩次酝酿起事。1920年10月，因“瑛春事件”而掀起的抗日斗争，遍及了全省各个地方。在这次斗争中，汉、滿、朝各族人民联合对日作战，不但有罢課游行示威，并且举行了上千人的武装反抗。

总之，在“五四”前后的爱国运动中，吉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与全国青年一样，积极关心祖国的命运，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进行了英勇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由于10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在吉林和整个东北地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

“五四”以后，在哈尔滨、中东路等地不断受俄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影响的工人，連續地举行了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如1919年6月，漠河大金厂五百多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同年8月，为反对日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中东的工人又举行政治大罢工。这次罢工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军事运输，使敌异常惊慌。

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工人斗争的发展，一些革命的知識青年开始同情或积极赞成社会主义。在吉林則出

現了以馬俊、韓幽桐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馬俊同志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五四”后在关內、吉林进行革命活动，后被反动派所害）。

由于10月革命的直接影响，由于这些先进知識分子和先进工人的努力，“五四”前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东北地区有了相当的发展。如1919年5月，在东北出現了“工人宝鑑”、“民声叢刊”、“进化杂志”等宣傳社会主义的刊物。

“五四”前后的吉林和整个东北，工人階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作为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也随着傳播起来了。

在“五四”运动前后我所看到的

霍玉厚

我在1918年9月2日考进北京大学。第二年正遇上轟轟烈烈的“五四”运动。和当时北京所有爱国的青年一样，我也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对中国实行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许多青年对此都有许多幻想，以为公理战胜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都能废除，世界将走向和平。为此，北京许多学生就在天安门外高搭讲台，宣传民主和科学，庆祝胜利，一连举行了两、三天提灯会。

可是，就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了分赃的“和平会议”。北京反动政府也派了代表去参加。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不得不在会上提出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山东的主权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由于各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和会”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激愤万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聚集一起，研究决定在5

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天游行示威抗議，并决定通知全国各地。不久，这个消息被反动政府得知，准备镇压爱国运动。学生们采取了紧急措施，5月3日各校学生代表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即5月4日，正是星期日）在天安門前聚齐，提前行动。

5月4日这天下午一点半，北京大学八十五个班三千多名学生，有一多半来到天安門广场。当时，印了许多傳單，内容多半是要求收回膠濟路、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貨等方面的。各校学生决定先到东交民巷美、英、法等国使館去示威，申明几个“和会”代表，代表不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然后，还想到日本使館去示威。进东交民巷，头一个是美国使館。因为是星期日，公使不在，由一个普通职员接见了学生代表。这个美国人对我們說：“你們这种做法沒有用处”，劝告我們不要繼續去英、法等国使館了，就去也无用。在这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守卫和中国警察、宪兵就把前往其它使館的道路給堵住了。对此，学生们气愤已极，一怒之下，决定要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賬。

曹汝霖家住在赵家楼。在前往赵家楼的路上，同学们群憤激昂，大罵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我們小队的小隊長跟大家說：“現在別罵了，攢足力气到他門口时罵他五分鐘。”當我們的队伍来到了曹汝霖門口的时候，曹汝霖不肯開門。同学们气急了，用小紅旗杆把瓦捅下来，一片一片往赵家楼院内扔去。因为人多，曹汝霖住宅临街一趟房子的瓦一下子就揭完了，有一位山东同学

用力一推，便把走車的門推开了，我們队伍正想一拥而进，不料里边的人又把門插上了。后来，一位姓王的同学跳了进去，里边軍警多，动弹不得。最后，理科一个矮个同学，跳了进去，从卫士的胳膊窝底下鑽了进去，终于把大門打开，同學們一拥而进，曹汝霖听到消息跑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以为學生們找的是曹汝霖，与他没关系，就大搖大摆地走了出来。真是冤家路窄，同學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同乡，認得他，大喊：“这不是章宗祥嗎！”他这一喊，中文系的黃显荣拿起磚头就擲向这个卖国賊，別人也圍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把个章宗祥打个半死，同學們把卖国賊曹宅的擺設都砸了。我当时在院里，和同學楊晦（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把他院里的花都給折了。过了約一点来鐘，有人就給赵家楼点了一把火，眼看大火起来，也到了吃晚飯時間，我們这才回学校。

当晚，飯后，學生們又开了大会。在会上，我們才知道有三十二人被捕，其中有十一人是北大学生。大家討論了营救被捕同學事宜，决定罢課，5月5日开始罢課，6日被捕同學被釋放了。

5月7日国恥紀念日，又在中山公园集会，中途，就被軍警解散，學生們就分散在街上进行爱国宣傳、演講。

5月9日，北京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就实行高压手段，追問主謀人。为了表示抗議，5月19日學生們又宣布罢課，軍警对學生实行鎮压，学生化整为零，組成了十人团。十人一伙行动，到一地方，掏出小旗，宣傳講演抵制日貨等等；看到軍警，收起小旗就走。后来，鎮压

太厉害，大家又想了新的办法：卖国貨的同时进行宣傳。当时，反动政府一再下令讓学生复課，6月2日，七位卖国貨的同学被捕。同学们不示弱，第二天就发动了三十个十人团連卖国貨帶宣傳，被捕去不少；第三天，北京的学生們一齐心，出动了三千人卖国貨連做宣傳，結果，又被捕去一些。那几天，北京所有的監獄、拘留所都住滿无辜青年学生，北大二、三院和法政專門校舍，都成了临时的拘留所，总共逮捕了六千来人。

等到6月7日，学生們再次出动。这天，我們家住沈阳的一百多学生分別在东安市場一帶活动。从学校出发时我們都做了被捕的准备：一个个把行李都捆好了，准备一經被捕，齋友好把行李送到監獄去。我們在东安市場打着小旗宣傳，挑最熱鬧的地点演講，奇怪的是，哪里也沒有人来干涉。后来才知道当时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課，运动越来越扩大，北京反动政府在爱国洪流的冲击下，不得不被迫讓步，釋放了学生，又在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个卖国賊的职务，并且不得不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签字。

这个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保卫民族独立的不屈不撓的堅强意志。有人說，“五四”运动象一顆大炸彈，它显示了革命的巨大威力并粉碎了人們思想中的一切陈腐觀念，事实确实就是这样的。

如今，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在我国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更加偉大、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把

我国建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讓我們繼承和發揚“五四”的革命精神，投身到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行列中去。

（本文作者系長春市教育局長，曾参加过“五四”运动）

一个紅軍班

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 蔡炳臣

班長和班副

趙班長有一把大砍刀，刀身溜明閃亮，刀把后頭大鐵環子上拴着紅綠兩塊綵綢。趙班長把它一攆起來，平添三分威風。有陣小風一吹，兩塊綵綢呼喇喇亂飄，班長這時要一挺胸一皺眉，光凭那樣子，來个百八白軍也能給吓回去！戰鬥時他願意把上衣斜繫在肩上，赤裸着一個臂膀，掄着大刀向前沖，那些吱吱哇哇亂叫的白軍，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王班副沒有大砍刀，有一個小挎包，總裝得鼓鼓囊囊的。里面是三條細麻繩、几塊旧布、兩双草鞋和八個小木椿。麻繩是為了應不時之需，旧布留給同志們補衣服，草鞋用處更大，行軍時同志們鞋壞了，來不及現打，他就送上去救急。那時候雖然沒有營房，但隊伍住下來也要求住的整齊划一，王班副那八根小木椿就是為給同志們挂東西用的。不管在什麼地方，一進村子住下之後，班副第一件事就是釘木椿，臨出發，班副起木椿仔細地裝起來，總是最后走出住处。因為這個，大家叫他“班后勤”。

王班副上衣左面口袋里，總裝兩本書，一本紅軍須

知、一本黨員須知，一有空就一個字一個字的念，念好了就給同志們講，人民軍隊的三大民主呀，窮人翻身必須打倒三大敵人等道理和知識。因為這個，大家又叫王班副是“班政委”：

趙班長和王班副，他倆從小住在一個村子里，一塊參軍，在一個班里當新兵，一塊入黨，現在又在一起帶新同志。班長又高又粗，說一句話象打個響雷；班副又瘦又小，不管對誰都細聲細語的。他倆走路非常快，象一陣風似的。只要一聽說打仗，最先跑到連部要求任務的准是他倆。因此我們三班就經常當尖刀班或突擊隊。

1932年夏天，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圍攻麻城，我們因奉命在麻城南打援，這消息剛一傳到，我們的趙班長和王班副就已經站到連長面前了。

“報告連長，我們班的同志們都下決心了，堅決要求當突擊隊，保證把這些不知死的送命鬼送回老家去！”班長先開了腔。

連長知道他的脾氣，故意不理他，瞪了他一眼。“報告連長，你不要瞪我，我們班的同志們說了，突擊隊的任務要求不去，班長就別回去。”連長還是不吱聲，這時我們的副班長就接上去說：“報告連長，我們班當突擊隊有好幾個便利條件。第一，我們八個人都下了決心，你不是說過嗎，‘有決心，大山也能踢平了’；第二，我們班對這一帶地形特別熟悉；第三……”

“得了，得了，又是你的第三第四，你們先回去，營里還沒交下任務來，等交下來，和指導員商量好了再說！”

后来突击队任务到底給我們了。班長和班副領受任务回来召集班务会。班長瞪起眼睛吼着說：“任务这回总算下来了，咱們当突击队，冲锋的时候可不准当蠢种，我們班一定要最先冲上去，我上去的地方，你們也一定要跟上去，副班長督队，誰要是跟不上……”他把話停住，瞪了小商成一眼，然后狠狠地說：“班副長就給我狠狠地批評！”

小商成今年才十五岁，行軍打仗有很多困难，但是他很有要强心，对什么都苦学苦练。看班長布置任务直朝他瞪眼睛，感到很委屈。副班長心細得象老太婆，看到这种情况就往小商成跟前靠靠說：“上級把这任务交給咱們班，就是說非常相信我們这八个人，冲不上去，丢人还不算，对不起同志們，也对不起麻城里等着解放的老百姓。咱們都要跟着班長猛冲，另外还要注意灵活，注意找敌人的弱点！”小商成听副班長这么說，心里敞亮得多了，也就往副班長跟前靠一靠。班長最后問大家，“有意見沒有？”大家一起說“沒了，班長你放心，你上去的地方，我們也一定能上去”。听了这个，班長嘿嘿笑了，班副只盯着班長咧了咧嘴。

排 头

这时我才参军不久，举动行为都听班長和班副的話，不明白的，做不好的，就学排头的样子。排头叫刘义，那年整三十岁，在我們这帮十八、九年纪的小伙子中，他算个小老头，个子比班長还高，不論排里、連里站队第一名总